



上世纪80年代，莫言以一篇《透明的红萝卜》炸响文坛，在作品中，莫言通过小说人物黑孩诉说了他少年时代吃过的苦，生活环境的寂寞荒凉，无人理睬却又耽于幻想的那一段时光。因此，透过黑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莫言，理解莫言作品的内涵。

—

秋天的一个早晨，潮气很重，杂草上，瓦片上都凝结着一层透明的露水。槐树上已经有了浅黄色的叶片，挂在槐树上的红锈斑斑的铁钉也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队长披着袄袄，一手里抹着一块高粱面饼子，一手里捏着一棵剥皮的大葱，慢吞吞地朝着钟下走。走到钟下时，手里的东西全没了，只有两个肥帮子像秋田里搬运粮草的老田鼠一样饱满地鼓着。他拉动钟绳，钟绳撞击钟壁，“噹噹噹”响成一片。

老老少少的人从胡同里涌出来，会集到钟下，眼巴巴地望着队长，像一群木偶。队长用力把食物吞咽下去，抬起袖子擦擦被脸胡子包围着的嘴。人们一齐眯着队长的嘴，只听到那张嘴一张开——那张嘴一张开就骂：“他娘的腿！公社里这些狗娘养的，今日抽两个瓦工，明日调两个木工，几个劳力全被他们给零打碎敲了。小石匠，公社要加宽村后的滞洪闸，每个生产队里抽调一个石匠，一个小工，只好你去了。”队长对着一个骨子宽肩膀的小伙子说。

小石匠长得很潇洒，眉毛黑黑的，牙齿是白的，一白一黑，衬托得满面英姿，他把脑袋轻轻摇了一下，一溜滑到额头上的头发轻轻甩上去。他稍微有点口吃地问队长去当小工的人是谁。队长怕冷似的把膀子抱起来，双眼像风车一样旋转着，嘴里说：“按说去个妇女好，可妇女要给棉花。去个男劳力又屈了料。”最后，他的目光停在墙角上。墙角上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皮带绿条条的大裤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裤头的下沿齐着膝盖。孩子的小腿上布满了闪亮的黑小斑点。

“黑孩儿，你这个小狗日的还活着？”队长看着孩子那凸起的瘦胸脯，说：“我寻思着你该去见阎王了。打摆子好了吗？”

孩子不说话，只是用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直盯着队长看。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折断的危险。

“你是不是要干点活儿挣几个工分？你这个熊样子能干什么？放个屁都怕把你震倒。小铁匠到滞洪闸上去当小工吧。怎么样？回家找把小锤子，就坐在那儿砸石头子儿。愿意打砸就多砸几块，不愿动弹就少砸几块，根据历史的经验，公社的差事都是糊弄洋鬼子的活法。”

孩子慢慢地蹭到小石匠身边，扯扯小石匠的衣角。小石匠友好地拍拍他的光葫芦头，说：“回家跟你后娘要把锤子，我在桥头上等你。”

二

一连十几天，姑娘和小石匠好像把黑孩忘掉了，再也不结伴到桥洞里来看望他。每当中午和晚上，黑孩就听到黄麻地里响起百灵鸟婉转的歌唱声，他的脸上浮起冰冷的微笑，好像他知道这只鸟在叫着什么。小铁匠是比黑孩晚好几天才注意到百灵鸟的叫声的。他躲在桥洞里仔细观察着，终于发现了奥秘：只要百灵鸟叫起来，工地上就看不见小石匠的影子，菊子姑娘就坐立不安，眼睛四下打量，很快就会扔下锤子溜走。姑娘溜走后会一会儿，百灵鸟就歇了歌喉。这时，小铁匠的脸色就变得更加难看，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他开始喝起酒来。黑孩每天都要走过石桥到村里小卖部给他带一瓶地瓜烧酒。

这天晚上，月光皎皎如流水，百灵鸟又叫起来了。黄麻地里的熏风像温柔的爱情扑向工地。小铁匠攥着酒瓶子，把半瓶烧酒一气灌下去。那只眼睛被烧得泪汪汪的。刘太阳副主任这些天回家娶儿媳归去了。工地上人心涣散，加夜班的老匠们多修半辆在桥洞里吸烟，没有钳子匠要修理，炉火半死不活地跳动着。

“黑孩……去，给老子拔几个萝卜来……”酒气烧着小铁匠的胃，他感到口中要喷火。

黑孩像木棍一样立在风箱边上，看着小铁匠。“你，等着老子揍你吗？去……”黑孩走进月光地，绕着月光下无

限神秘的黄麻地，穿过花花绿绿的地瓜地，到了晃动着沙漠蜃影的萝卜地。等他提着一个萝卜走回桥洞时，小铁匠已经坐在草铺上呼呼地睡了。黑孩把萝卜放在铁砧子上，手颤抖着拨亮炉火，可再也弄不出那一蓝一黄升腾到空中的火焰，他变换着角度，瞅那个放在铁砧子上的萝卜，萝卜像蒙着一层暗红色的帆布，难看极了，孩子沮丧地垂下头。

这天夜里，黑孩没有睡好。他躺在一个桥洞里，翻来覆去地打着滚。刘副主任不在，民工们全都跑回家去睡觉。桥洞里只剩下薄薄的一层麦秸草，月光斜斜地照进桥洞，桥洞里一片清冷光辉。河水声，黄麻声，小铁匠在最西边桥洞里发出的鼾声，以及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一齐钻进了他的耳朵。石头上的麦草闪闪烁烁，直扎着他的眼睛。他把所有的麦秸草都收拢起来，堆成一个小草岭，然后钻进去，风还是能从草缝里钻进来，他使劲蜷缩着，不敢动了。他想让自己睡觉，可总是睡不着。他总是想着那个萝卜，那个什么样的萝卜呀。金色的，透明的。他一会儿好像站在河水中，一会儿又站在萝卜地里，他到处找呀，到处找……

三

太阳两竿子高的时候，小石匠送来两支钢钻侍修。这是两支新钻，每支要值四五块钱。小铁匠瞥瞥新采焕发的小石匠，独眼里射出一道冷光。小石匠没觉察到小铁匠的表情，幸福的眼睛看到的全是幸福。黑孩儿感到心里害怕：他看出小铁匠要作弄小石匠了。小铁匠把那两支钢钻烧得像银子一样白，草草地砧在砧子上打出尖儿，然后一下子浸到水里去……

小石匠提着钢钻走了，小铁匠嘴上滑过一个得意的笑容，他对着黑孩说：“孙子，他妈的也配使老子淬出的钻子？儿子，你说他配吗？”黑孩缩在角落里，使劲打着哆嗦。一会儿，小石匠回到铁匠炉边，他把两支钻子扔到小铁匠跟前，骂道：“独眼龙，你这是淬得什么火？”

“孙子，叫唤什么？”小铁匠说。“睁开你那独眼看看！”“这是你的钻子不好。”“放屁，你这也是成心作弄老子。”“作弄你又是怎么样？”爷们看着你就长气！”

“你，你，”小石匠气得脸色煞白，说：“有种你出来！”

“老子怕你不成！”小铁匠撕下腰间扎着的油布，光着背，像只棕熊一样踱过去。

小石匠站在闹前的沙地上，把夹克衫和红运动衣脱下来，只穿一件背心。他身材高大，面孔像个书生，身体壮得像棵树。小铁匠脚上还扎着那两块防烫的油布，脚掌踩着地上尖利的石片数数地响。他的臂长腿短，上身的肌肉非常发达。

“文打还是武打？”小铁匠不屑一顾地说。

“随你的便。”小石匠也不屑一顾地说。

“你最好回家让你爹立个字据，打死了别让我赔儿子。”

“你最好回家先打口棺材。”

骂着阵，两个人靠在了一起。黑孩远远地蹲着，一直没停地打着哆嗦。他看到，小铁匠和小石匠最初的交锋很像开玩笑。小石匠卷着舌头啐了小铁匠一唾唾沫，小铁匠扬起长臂，把拳头捅过去，小石匠一退，这一拳打空了。又挥，又一拳，又退。闪空。但小石匠的第三口唾沫没进出路，肩头上就被小铁匠猛捶了一拳，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转了一圈。

人们惊叫着围拢上来，高喊着：“别打了，别打了。”但没有人上前拉架。后来，连喊声也没有了，大家都睁大眼，屏住气，看着这两个身段截然不同的小伙子比试力气。菊子姑娘脸色灰白，使劲地抓住她身边一个姑娘的肩头。当他的情人看到了小铁匠的铁拳时，她就低声呻吟着，眼睛像一朵盛开的墨菊。

决斗还难分高低，你打我一拳，我也打你一拳，小石匠个头高，拳头打得漂亮潇洒，但显然有点飘，有点花哨，力量不很足，小铁匠动作稍慢一点，但

出拳凶狠扎实，被他懵上一拳，小石匠就要转一个圈。后来，小铁匠头上挨了一拳，有点晕头转向，小石匠趁机上前，雨点般的拳头打得小铁匠的身体膨膨地响。小铁匠一猫腰，钻进了小石匠腋下，两只长臂像两条鳗鱼一样缠住了小石匠的腰。小石匠急忙夹住小铁匠的头，两个人前进，后退，后退，又前进，小石匠支持不住，仰面朝天摔在沙地上。

人群里爆发了一阵欢呼。在一个桥洞里，翻来覆去地打着滚。小铁匠站起来，吐吐口中的血沫子，歪着头，像只斗胜的公鸡。

桥洞里只剩下薄薄的一层麦秸草，月光斜斜地照进桥洞，桥洞里一片清冷光辉。河水声，黄麻声，小铁匠在最西边桥洞里发出的鼾声，以及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一齐钻进了他的耳朵。石头上的麦草闪闪烁烁，直扎着他的眼睛。他把所有的麦秸草都收拢起来，堆成一个小草岭，然后钻进去，风还是能从草缝里钻进来，他使劲蜷缩着，不敢动了。他想让自己睡觉，可总是睡不着。他总是想着那个萝卜，那个什么样的萝卜呀。金色的，透明的。他一会儿好像站在河水中，一会儿又站在萝卜地里，他到处找呀，到处找……

第三个回合小石匠败得更惨，小铁匠一个麻勾把钻把他扛起来，摔出去足有两米远。

菊子姑娘哭着扑上去，扶起了小石匠。在菊子姑娘的哭声中，小铁匠脸上的喜色顿时消逝，换上了满面凄凉。他呆呆地站着。小石匠爬起来，拨开菊子的手，抓起一把沙土，对准小铁匠的脸打上去。沙土迷住了小铁匠的独眼，他像野兽一样嚎叫着，使劲搓着眼睛。小石匠趁机扑上去，卡着小铁匠的脖子把他按倒，拳头像擂鼓一样对着小铁匠的脑袋乱打……

这时，从人们的腿缝里，钻出了一个黑色的影子。这是黑孩。他像只小鸟一样飞到小石匠背后，用他那两只鸡爪一样的黑手抓住小石匠的肥帮子使劲往后扳，小石匠龇着牙，咧着嘴，“噢噢”地叫着。又一次沉重地倒到沙地上。

小铁匠挣扎着坐起来，两只大手摸起地上的碎石片儿，向着四周抛撒。“畜牲！狗！”骂声和着石头片儿，像冰雹一样横扫着周围的人群，人们慌慌张张躲闪着。菊子姑娘突然惨叫了一声，小铁匠的拳头儿一直起腰，就听到脊椎骨“叭叭叭”响。他恍然看到阳光下的萝卜地一片通红，好像遍地是火苗子。老头打起眼罩，急步向前走，一直走到萝卜地里，他才看得那遍地通红的竟是拔出来的还没有完全长成的萝卜。

“作孽啊！”老头大叫一声，他看到一个孩子正跪在那儿，举着一个大萝卜望太阳。孩子的眼睛是那么大，那么亮，看着就让人难受，但老头子还是不管客气地抓住他，扯起来，拖到看园屋子里，叫醒了队长。

四

黑孩听到姑娘的惨叫，便松开了自己的手。他的手指把小石匠的肥帮子抓出两排染着煤灰的血印。趁着人们慌乱的时候，他悄悄地跑回桥洞，蹲在最黑暗的角落上，牙齿打着战，偷眼望着工地上乱纷纷的人群。

第二天，滞洪闸工地上消失了小石匠和菊子姑娘的影子。整个工地笼罩着沉闷压抑的气氛。太阳像抽疯般颤抖着，一股股肃杀的风风把黄麻吹得像大海一样波浪起伏。一群群麻雀惊恐不安地在黄麻梢头噪叫。风穿过桥洞，扬起尘土，把半边天都染黄了。一直到九点多钟，风才停住，太阳也慢慢恢复正常。

刚娶完儿媳归来的刘太阳副主任碰上了这些事，心里窝着一腔火，他站在铁匠炉前，把小铁匠骂得血淋淋像开玩笑。小铁匠扬言要扳出他那只独眼给菊子姑娘补眼。小铁匠一声不吭，黄麻上的疙瘩一粒粒熬得通红，他大口喘着气，大口喝着酒。

石匠们不知被什么力量催动着，玩儿命地干活，钢钳子磨秃了一大批，堆在红炉旁等着修理。小铁匠像大虾一样蜷曲在草铺上，咕咕地灌着酒，桥洞里酒气扑鼻。

刘副主任发火了，用脚踩着小铁匠骂，“你害怕了？装孙子了？躺着装死就没事了？滚起来修钻子，这样也许能帮过。”

小铁匠把手中的酒瓶向上抛起来，酒瓶在桥面上砰然撞碎，碎玻璃碴着烧酒落到了刘副主任一头。小铁匠跳起来，一路歪斜跑出去，喊着：“老子怕什么，老子天不怕，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他爬上滞洪闸，继续高叫着：“我谁都不怕！”他的腿碰到了石栏杆，身

子歪歪扭扭，桥下有人喊：“小铁匠，当心掉下桥。”“掉下桥？”他哈哈大笑起来，笑着攀上石栏杆，一松手，抖抖撒撒地站在石栏杆上。桥下的人都中了魔，入了定，呼吸也不敢用力。

小铁匠双臂哆煞开，一上一下起伏着，像两只羽毛丰满的翅膀。他在窄窄的石栏杆上走起来，身体晃来晃去。他慢走变成快走，快走变成小跑，桥下的人捂住眼睛，又松手露出眼睛。

五

黑孩走出桥洞，爬上河堤，钻进黄麻地。黄麻地里已经有了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麻杆儿都向两边分开。走着走着，他停住脚。这儿一片黄麻倒地，像有人打过滚。他用手背揉揉眼睛，抽泣了一声，继续向前走。走了一会，他趴下，爬进萝卜地。那个瘦老头不在，他直起腰，走到萝卜地中央，蹲下去，看到萝卜垄里点种的麦子已经钻出紫红的麦芽，他双膝跪地，拔出了一个萝卜。萝卜的细根与土壤分别时发出水泡破裂一样的声响。黑孩认真地听着这声响，一直追看它飞到天上去。天上纤云也无，明媚秀丽的秋阳一览无遗地把光线投下来。黑孩把手中那个萝卜举起来，对着阳光察看。他希望能看到那晚上从铁砧上看到的奇异景象，他希望这个萝卜在阳光照耀下像那个隐藏在河水中的萝卜一样晶莹剔透，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但是这个萝卜使他失望了。它不剔透也不玲珑，既没有金色光圈，更看不到金色光圈里苞孕着的活泼的银色液体。他又拔出一个萝卜，又举到阳光下端详，他又失望了。以后的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他膝行一步，拔两个萝卜。拔起来看看，扔掉。又膝行一步，拔，看，看，扔……

看菜园的老头子眼睛像两滴混浊的水，他蹲在白菜地里捉拿钻心虫儿。捉一个用手指捏死，再捉一个还捏死。天近中午了，他站起来，想去叫醒正在看院屋子里睡觉的队长。队长夜里误了觉，白天村里不安宁，难以补觉，看院屋子里只能听到秋虫浅吟，正好睡觉。老头儿一直起腰，就听到脊椎骨“叭叭叭”响。他恍然看到阳光下的萝卜地一片通红，好像遍地是火苗子。老头打起眼罩，急步向前走，一直走到萝卜地里，他才看得那遍地通红的竟是拔出来的还没有完全长成的萝卜。

“作孽啊！”老头大叫一声，他看到一个孩子正跪在那儿，举着一个大萝卜望太阳。孩子的眼睛是那么大，那么亮，看着就让人难受，但老头子还是不管客气地抓住他，扯起来，拖到看园屋子里，叫醒了队长。

“队长，坏了，萝卜，让这个小熊给拔了一半。”队长黑眼惺忪地跑到萝卜地里看了看，走回来时他满脸杀气。对着黑孩的屁股他踢了一脚。黑孩半天才爬起来。队长没等他清醒过来，又给了他一耳巴子。

“小兔崽子，你是哪个村的？”黑孩迷惘的眼睛里满是泪水。“谁让你来搞破坏？”黑孩的眼睛清澈如水。“你叫什么名字？”黑孩的眼睛里水光潋滟。“我——我尖厉地嗥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他们用一杆装满了半葫芦火药，半碗陈醋的土枪，在距离我只有半尺的地方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将我的半个脑袋，打成了一摊血泥，涂抹在桥面上和桥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萝卜上……我不服，我冤死，我请求你们放我回去，让我去当面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我看到阎王那张油汪汪的大脸判断地扭动着。阎王边听那些判官们的目光躲躲闪闪，不敢与我对视。我知道他们全都清楚我的冤枉，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个冤鬼，只是出于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他们才装聋作哑。我继续喊着，话语重复，一圈圈轮回。阎王与身边的判官低声交谈

“放了他们？”队长笑着说，“是要放了他们。”

队长把黑孩的新褂子，新鞋子，大裤子全剥下来，团成一堆，扔到墙角上，说：“回家告诉你爹，让他来给你拿衣裳，滚吧！”

黑孩转身走了，起初他还好像害羞似的用手捂住小鸡儿，走了几步就松开了手。老头子看着这个一丝不挂的男孩，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黑孩钻进了黄麻地，像一条鱼儿游进了大海。扑簌簌黄麻叶儿抖，明晃晃秋天阳光照。

黑孩——黑孩——

《节选自《透明的红萝卜》，莫言著，原作刊于1985年《中国作家》第二期



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接受诺奖评委会采访时，推荐全世界大学生读一读他的《生死疲劳》这部小说，他认为“它强烈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意识上所做的探索”。

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在小说中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离开这块土地。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眼睛，准确说，是通过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

《生死疲劳》（长篇小说节选）

作者：莫言

几句，然后一拍惊堂木，说：

“好了，西门闹，知道你你是冤枉的。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这是本殿也无法改变的现实。现在本殿法外开恩，放你生还。”

突然降临的大喜事，像一扇沉重的磨盘，几乎粉碎了我的身体。阎王扔下一块朱红色的三角形令牌，用颇不耐烦的腔调说：“牛头马面，送他回去吧！”

阎王拂袖退堂，众判官跟随其后。烛火在他们的宽袍大袖流动起来的气流中摇曳。两个身穿皂衣、腰扎着橘红色宽带的鬼卒从两边厢走到我近前。一个弯腰捡起令牌插在腰带上，一个扯住我一条胳膊，试图将我拉起来。我听到胳膊上发出酥脆的声响，似乎筋骨在断裂。我发出一声尖叫。掖了令牌的那位鬼卒，捺了那个扯我胳膊的鬼卒一把，用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者的教训少不更事的毛头小子的口吻说：

“妈的，你的脑子里灌水了吗？你的眼睛被秃鸢啄瞎了吗？你难道看不见他的身体已经像一根天津卫十八街的大麻花一样酥焦了吗？”

在他的教训声中，那个年轻的鬼卒翻着白眼，茫然不知所措。掖令牌的鬼卒道：

“还愣着干什么？去取驴血来啊！”

那个鬼卒拍了一下脑袋，脸上出现恍然大悟般的表情。他转身跑下大堂，顷刻间便提来一只血污斑斑的木桶。木桶看上去十分沉重，因为那鬼卒的身体弯曲，脚步趔趄，仿佛随时都会跌翻在地。

他将木桶沉重地墩在我的身边，使我的身体都受了震动。我嗅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腥气，一股热烘烘的腥气，仿佛还带着驴的体温。一头被杀死的驴的尸体在我脑海里一闪便消逝了。持令牌的鬼卒从桶里抓起一只用猪的鬃毛捆扎成的刷子，蘸着黏稠的、暗红的血，往我头顶上一刷。我不由得怪叫一声，因为这混杂着痛楚、麻木，犹如万针刺戳般的奇异感受。我听到自己的皮肉发出噼噼啪啪的细微声响，感受着血水滋润焦糊的皮肉，联想到那久旱的土地突然遭遇甘霖。在那一时刻，我乱如麻，百感交集。那鬼卒如一位技艺高超，自作动麻利的油漆匠，一刷子紧接着另一刷子，将驴血涂遍了我的全身。

到最后，他提起木桶，将其中剩余的，劈头浇下来。我感到生命在体内重新又汹涌澎湃了。我感到力量和勇气又回到了身上。没用他们扶持，我挺直了腰板。他们抱住我喉咙的手，只有在没有人的时候才会放松。有一辆胶皮轮的马车拖着尘烟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马身上的汗味让我倍感亲切。我看到身披白色光缎子羊皮袄的韦驮式马文斗抱着鞭子在车辕杆上，长杆烟袋和烟荷包挂在一起，斜插在脖子后边的衣领里。烟荷包摇摇晃晃，像个酒店的招儿。车是我家的车，马是我家的马，但赶车的人却不是我家的长工。我想冲上去问个究竟，但鬼卒就像两辆缠住我的藤条一样难以挣脱。我感到赶车的马文斗一定能看到我的形象，一定能听到我极力挣扎时发出的声音，一定能嗅到我身上那股子人间难寻的怪味儿，但他却赶着马车飞快地

糊一样奇形怪状的灯架伸出，灯架上悬挂着彩形的豆腐灯盏，燃烧豆油的香气时浓时淡，使我的头脑也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借着灯光，我看到隧道的穹隆上悬挂着许多巨大的蝙蝠，它们亮晶晶的眼睛在幽暗中闪烁，不时有腥臭的颗粒状粪便，降落在我的头上。

终于走出隧道，然后登上高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伸出白胖细膩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手，从一只肮脏的铁锅里，用乌黑的木勺子，舀了一勺洋溢着馥臭气味的黑色液体，倒在一只涂满红釉的大碗里。鬼卒端起碗递到我面前，脸上浮现着显然是不怀好意的微笑，对我说：

“喝了吧，喝了这碗汤，你就会把所有的痛苦烦恼和仇恨忘记。”

我挥手打翻了碗，对鬼卒说：“我不要把一切痛苦烦恼和仇恨牢记在心，否则我重返人间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竟然下了高台，木板钉成的台阶在脚下颤抖。我听到鬼卒喊叫着我的名字，从高台上跑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行走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了。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都非常熟悉。让我感到陌生的是那些钉在土地上的白色木桩，木桩上用墨汁写着我熟悉的和我不熟悉的名字，连我家那些肥沃的土地上，也竖立着许多这样的木桩。后来我才知道，我在阴间里鸣冤叫屈时，人世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大户的土地，都被分配给了无地的贫民，我的土地，自然也不例外。均分土地，历朝都有先例，但均分土地前也用不着把我枪毙啊！

鬼卒仿佛比我逃跑似的，一边一位攥着我，他们冰凉的手或者说是爪子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阳光灿烂，空气清新，鸟在天上叫，兔在地上跑，沟渠与河道的背阴处，积雪反射出刺目的光芒。我瞥着两个鬼卒的监临，恍然觉得他们像是舞台上浓妆艳抹的角色，只是人间的颜料，永远也画不出他们这这般高贵的神韵的监临。

我们沿着河边的道路，越过了十几个村庄，在路上与许多人擦肩而过。我认出了好几个熟悉的邻村朋友，但我每敢开口与他们打招呼时，鬼卒就会及时而准确地扼住我的咽喉，使我发不出半点声息。对此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用脚踢他们的腿，他们一声不吭，仿佛他们的腿上没有神经。我用头碰他们的脸，他们的头领和马尾的脑袋。他们的身体结构与人无异，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肤色像是用神奇的汁液染就，闪烁着耀眼的蓝色光芒。我在人世问很少见过这种高贵的蓝色，没有这样颜色的布匹，也没有这样颜色的树叶，但确有这样颜色的花朵，那是一种在高密东北乡沼泽地开放的小花，上午开放，下午就会凋谢。

在两位身材修长的监临鬼卒挟持下，我们穿越了似乎永远都看不到尽头的幽暗隧道。隧道两壁上，每隔十几丈就有一对像珊瑚一样奇形怪状的灯架伸出，灯架上悬挂着彩形的豆腐灯盏，燃烧豆油的香气时浓时淡，使我的头脑也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借着灯光，我看到隧道的穹隆上悬挂着许多巨大的蝙蝠，它们亮晶晶的眼睛在幽暗中闪烁，不时有腥臭的颗粒状粪便，降落在我的头上。

在我面前跑过去，仿佛要逃避灾难。后来我们还与一支踩高跷的队伍相遇，他们扮演着唐僧取经的故事，扮孙悟空、猪八戒的都是村里的熟人。从他们打着的横幅标语和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知道了那天是1950年的元旦。

在即将到达我们村头上那座小石桥时，我感到一阵阵的烦躁不安。一会儿我就看到了桥下那些因沾满我的血肉而改变了颜色的卵石。卵石上粘着一缕缕布条和肮脏的毛发，散发着浓重的血腥。在破败的桥洞里，聚集着三条野狗。两条卧着；一条站着。两条黑色；一条黄色。都是毛色光滑，舌头鲜红，牙齿洁白，目光炯炯有神。

莫言在他的小说《苦胆记》里写过这座小石桥，写过这些吃死人吃疯了狗。他还写了一个孝顺的儿子，从刚被枪毙的人身上挖出苦胆，拿回家去给母亲治疗眼睛。用熊胆治病的事很多，但用人胆治病的事从没见过，这又是那小子胆大妄为的编造。他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事，基本上都是胡诌，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在从小桥到我的家门这一段路上，我的脑海里浮现着当初枪毙我的情景：我被细麻绳反剪着双臂，脖颈上插着亡命的标牌。那是腊月二十三，离春节只有七天。寒风凛冽，彤云密布，冰霰如同白色的米粒，一把一把地撒到我的脖子里。我的妻子白鬼，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嚎哭，但却听不到我的二姨太迎春和我的三姨太秋香的声音。迎春怀着孩子，即将临盆，不送来我情有可原，但秋香没怀孩子，年纪又轻，不送来我，让我心寒。我在桥上站定后，猛地回过头，看着距离我只有几尺远的民兵队长黄鼐和跟随着他的十几个民兵。我说：老少爷们儿，咱们一个个村住着，远日无仇，近日无冤，兄弟有什么对不起不住你们的地方，尽管说出来，用不着这样吧？黄鼐瞪了我一眼，立刻把目光转开了。他的金黄的瞳仁金光灿灿，宛若两颗金星。黄鼐啊黄鼐，你爹娘给你起这个名字，可真起得妥当啊！黄鼐说：你少啰嗦吧，这是政策！我继续辩白：老少爷们儿，你们应该让我说明明白白啊，我到底犯了哪条律令？黄鼐说：你到阎王爷那里去问个明白吧。他突然举起了那杆土枪，枪筒子距离我的额头只有半尺远，然后我就感到头飞了，然后我就看到了火光，听到了仿佛从很远处传来的爆炸，嗅到了飘浮在半空中的硝烟的香气……

我家的门里掩着，从门缝里

能看到院子里人影绰绰，难道她们知道我要回来吗？我对鬼婆说：“二位兄弟，一路辛苦！”

我看到鬼婆监临上的狡猾笑容，还没来得及思考这笑容的含义，他们就抓着我的胳膊猛力往前一送。我的眼前一片昏黄，就像沉没在水里一样，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人欢快的喊叫声：“生下来了！”

我睁开眼睛，看到自己浑身沾着黏液，躺在一头母驴的腿后。天啊！想不到透过私塾，识字解文、堂堂的乡绅西门闹，竟成了一匹四蹄雪白、嘴巴粉嫩的小驴子。

《节选自《生死疲劳》，莫言著，作家出版社）